

河春秋

三国人物系列之曹休(1)

洛阳发现曹休墓，学者徐金星提出洛阳应打“三国文化牌”：三国战事围绕洛阳，曹魏立国建都洛阳，蜀国北伐为了洛阳。《经典洛阳》今起推出三国人物系列，首推曹休，说其身世。



曹休：是“族子”还是“从子”

□记者 孙钦良/文 张晓理/图

曹休已死了1782年，如今却成了网络红人，为啥？

只因要修连霍高速公路，推土机一推，发现了曹休墓，于是交通部门、文物部门联合下了通知：曹休，别休息了！起来接受采访！

记者问：你是谁？和曹操有血缘关系吗？你是其族子还是从子？

曹休还没回答，新闻媒体就抢答了，有媒体发稿说：“5月17日，曹操族子曹休墓在洛阳孟津县宋庄乡三十里铺村被发现。该墓位于邙山东汉帝陵东侧，墓葬形制为东西向，由墓道、甬道、耳室、前室、后室、北侧室、南双侧室等部分组成。墓葬东西长50.6米，南北长21.1米，深10.5米，墓内多次被盗，发现散乱人骨，经鉴定为1男1女，男性50岁左右，女性40岁左右，墓内发现1枚铜印，2厘米见方，篆书‘曹休’二字。这枚铜印的发现，为探寻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确切的证据。”

报道称曹休是曹操的“族子”，这是真的吗？消息发出后，引起一些网民的质疑，认为曹休应该是曹操的从子，尤其是洛阳读者更关心曹休的身份，希望曹休与曹操的血缘关系更近一些。

专家说，把曹休定性为曹操的“族子”，并非今人的发明，而是写《三国志》的陈寿说的：“曹休，字文烈，太祖（曹操）族子也。天下乱，宗族各散去乡里。休年十余岁丧父，独与一客担丧假葬，携将老母，渡江至吴。以太祖举义兵，易姓名转至荆洲，间行北归，见太祖。太祖谓左右曰：‘此吾家千里驹也！’”

《三国志》里说曹休是族子，难道有错吗？有些网民还是不信，他们说，《三国志》说的不可能全对，陈寿那小子胡写哩！曹休若不是曹操的从子，曹操会那样信任他吗？能把最精锐的部队让他率领？能说他“是我曹家的千里驹”吗？

别急，也别吵，现在要弄清两个概念：什么是族子，什么是从子。

族子就是同族兄弟之子；从子就是亲兄弟的儿子。



曹休墓发掘现场。

古人家族观念重，算亲族时，会追溯到曾祖父，有共同曾祖父的兄弟、从兄弟的孩子，称为从子；曾祖父再往上追溯的同族子弟，则不称从子，而称族子了。所以在宗族关系上，从子比族子近，而且这个“从”字，不读cóng，应读作zòng，就是“纵”的意思，表示有非常近的血缘关系。

这就是说，曹休若是曹操的族子，则二人血缘关系较远；若是从子，血缘则近，就是他兄弟的儿子了。那么，我们看看曹休到底是“啥子”！

东汉末年，时局可用一个字来形容：乱！这期间出生的男娃，将来都要打仗，可谓“战争宝宝”。话说公元174年前后（曹休生年不详，此

为推断），又一个“战争宝宝”出生了，这小子便是曹休，他出生于今安徽亳州（沛国谯）。这个宝宝生来腼腆，哭了几声便不哭了，睁着小眼看世界。

幼年时，他看到的是战争；少年时，他看到的仍是战争。他才十岁出头，他的父亲便病死了，他好可怜，细细的麻杆腿还没有发育好，细细的胳膊还没有锻炼得粗壮，但他咬着牙，硬是用两只小胳膊抬起了父亲的棺材，葬了爹，尽了孝，然后“携将老母，渡江至吴”。

请注意这个“携”字，说明他颇有生活能力，小小年纪便带上母亲去讨生活。

父亲死了，腼腆少年成了忧郁少年；带着母亲，腼腆少年成了坚强少年！

至于曹休为什么到吴郡讨生活，是因他的祖父曾在这里任过太守，虽然已死去多年，但他的祖父声誉好，百姓怀念他，保留了其寓所，并在墙上挂上了他祖父的画像。曹休来到祖父画像前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叫声：“爷爷！”哭了个昏天黑地，所有在场的人都陪着掉泪，称他孝顺。

因老领导的威望，当地百姓接纳了这个忧郁少年——《三国志》裴注引《魏略》说：当时曹休对着遗像哭泣，“同坐者皆嘉叹焉”。这嘉叹，一是称赞他，二是同情他。

其实，曹休的孝顺亦可理解为凄苦，你想啊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，死了父亲，衣食无着，背井离乡，颠沛流离，看到祖父遗像，顿感酸楚难抑，失声痛哭是自然之情！

曹休在吴郡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时，曹操在北方渐渐称雄，由于战乱而分散四方的曹家亲戚，纷纷掉过头来投奔曹操。小曹休很机灵，他知道曹操与自己有瓜葛，就领着母亲也来投靠他。

曹操收留他了吗？

收了！为啥？不为啥，因为他是曹操的族子。

持此观点的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李凭。此人现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，颇有权威，所以洛阳刚发现了曹休墓，就把此人请来了。李凭说：曹休是曹操的族子，这没有太多疑问。因为我们应相信《三国志》这类史书，《三国志》不同于《三国演义》，不是小说，编写史书都是有一定规定的，不能随便写。像曹仁、曹洪、陈寿几个人，《三国志》上写的是“太祖从弟也”，而对同卷中的曹休、曹真，则写的是“太祖族子也”，这种区别肯定是有意为之。

李凭以曹真为例说明，曹真本来姓秦，但他的父亲替曹操死了，曹操惦记着这点好处，便让曹真随了曹姓，这说明所谓“族子”，有的根本没有血缘关系！

曹家的情况更是特殊，曹操的一些族子、从子，其实和他均无血缘关系！

曹操的爸爸本来姓夏侯，是宦官曹腾的义子。也就是说，曹腾和曹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，因为宦官不可能生育。

可是，曹腾虽然被阉了，他还有兄弟四人（曹腾字季兴，上面还应该有伯兴、仲兴、叔兴），这几个“兴字辈兄弟”，来世上干啥哩？就是繁衍后代让家族兴旺啊！所以除了曹腾不能“生”，其他兄弟都能“生”，生的孩子中应该有男丁，这些男丁再生男丁，就和曹操是平辈的了，这些“平辈”再生男丁，就可能成为曹操的族子。

好复杂！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推断：曹操和曹休的爸爸是同辈人，曹操的爸爸曹嵩和曹休的爷爷曹鼎是同辈人。那么，以曹嵩为界，其他曹姓人氏，如果是曹嵩的同辈或是长辈，那一定是和曹腾有血缘关系了。曹鼎和曹嵩是同辈，和曹腾有血缘关系，却跟曹嵩、曹操没有血缘关系——这样算来，曹休跟曹操肯定没有血缘关系了。

所以，可以确定曹休是曹操的族子，而非“从子”。

好家伙！听专家这么绕来绕去，好像在解析一道数学题！曹休虽只是曹操的族子，但人家本来就是曹，是正宗的“曹家人”，所以曹操必须收留他、重视他，并培养他成为曹家军的领导人。



(资料图片)

河春秋

民间票证大观

□记者 孙钦良

保证书：妓女的从业承诺与保障（中）

上篇说到，1921年，开封、怀庆一带的妓女听说洛阳生意好做，便集结了四五十人来到洛阳。她们在老鸨的带领下涌入东车站繁华区，组成开封帮、怀庆帮，在吉庆里和新华里租住旅社拉客。

对这些不速之客，别说是明妓了，就是东车站的暗娼也咽不下这口气：我们辛苦苦苦挣下的地盘，凭什么让外地人占？没说的，一个字，骂！又一个字，打！

可是，这些人不好惹。

当时，洛阳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南京到北京，没有怀串儿精！”这“怀串儿”啥意思？需要拆开了讲：“怀”是指“怀庆府”，包括如今的沁阳市、博爱县、孟州市、温县、武陟县、修武县、原阳县等地；“串儿”是个形象的词汇，指的是怀庆府辖区内的百姓，这些人出外打工时很团结，很抱团，就像一串儿一串儿的糖葫芦。当时，怀庆府带队的老鸨，把妓女们分作三等，漂亮年轻的为一等，占据火车站附近的旅馆，她们盘子靓，所以客源多；年轻但不漂亮的为二等，在离开车站一定距离的小旅店拉客，生意也不错；剩下的老弱病残妓女为三等，在车站附近打游击，和暗娼争生意。

到了1929年，妓女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。苏州、杭州一带的妓女成群结队来到洛阳，结成“苏州帮”、“扬州帮”。这些南方妓女个个身材娇小，说话吴侬软语，比北方妓女温柔，很快赢得了市场。洛阳妓女十分窝火，各帮派发生争斗，一争地盘，二争客人，纷纷压价，吵闹不休。

总这样闹下去也不是个事，最后大家骂累了，打累了，就请地头蛇出来调停，重新划分了地盘和经营范围：酸崖沟一带，归本地妓女；安仁里归苏州帮、扬州帮；吉庆里、新华里归怀庆帮、开封帮。

为处理好各帮派之间的关系，地头蛇督促各帮写保证书，保证严格按照地盘经营，任何妓女都不能越位经营，违者要受罚。保证书中还规定了一二三等妓女的价位：安仁里允许一等妓女营业，安排南方妓女100多名，每局（每次）两到三块大洋。其中头牌每局八块大洋。梳拢新姑娘（第一次接客）时，客人需送盒食，置一桌酒席，请老鸨及有脸面的人吃酒。开封、怀庆的妓女，每局需一块大洋。本地妓女价最低，每局半块大洋。保证书中还规定，各帮要按时给政府交税，交了税，便可在妓院外挂招牌，堂而皇之地营业。

这些保证书中，都有担保机构名称和个人担保，也有妓女本人的署名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具保人，须把自己的名字和被保妓女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，如：“保人某某某，兹保得妓女某某某，愿在本地某某楼乐户从业，从业期间，绝对服从政府命令，听从妈妈（鸨母）调教，如有违犯，甘愿受罚！”等，下面一连串写的是受罚标准和条款。

保证书写罢，各帮纷纷约束麾下妓女，混乱局面暂时得到控制……